

现实的 好看的 名家的 值得用心玩味的

第一辑

非小说

王跃文等◎著

王跃文→朝夕之间

肖仁福→背景

石钟山→一人当兵 全家光荣

孙春平→跟着米老鼠哈哈大笑

李春平→读古长书

央歌儿→鼠惑

1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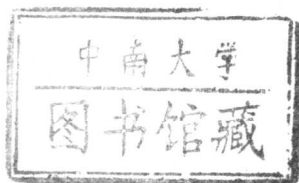
王跃文等◎著

第一辑



非小说

现实难免误会 虚构更加真实



1A574/09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非小说. 1 / 王跃文等著. - 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04.1
ISBN 7-5004-4190-8

I. 非... II. 王...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3) 第125922号

责任编辑 曹 宏 举
特邀编辑 童 全
责任校对 刘 达 泉
封面设计 千里文化
版式设计 李 建

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 编 100720
电 话 010-84029453 传 真 010-84017153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市后山峪印刷厂
版 次 2004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04年2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787×1092毫米 1/16
印 张 17
字 数 200千字
定 价 23.80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录

王跃文 朝夕之间/1

陶凡推出吴明贤当秘书长，还有更深远的考虑。头上有个一官半职的，都会担心一朝天子一朝臣。陶凡上任后，只从县委书记里面提了个副专员，整个县市和部门班子没动一个人。

肖仁福 背景/62

吴万里住在市政府市长楼里。秦时月和曾桂花先上街买了一箱苹果，将其中一只不太鲜亮的苹果拣出来，用包裹这只苹果的包装纸包了那只放了手链的绿绒盒子，放到苹果空出来的位置里，由秦时月提着，去了政府大院。

石钟山 一人当兵 全家光荣/107

指导员就很含蓄地说：不要感谢我，要感谢你就感谢马团长吧，是他在师里为你争取到的名额。最后指导员神秘地说：这次全团只有五个提干指标，不容易呀。说完又拍了拍李学军的肩膀。

目录

孙春平 ■ 跟着米老鼠哈哈大笑 /159

孟昭德打开铁皮文件柜，将那沉甸甸的牛皮纸封筒拿出来，交到紧跟在他身旁的黑脸上。黑脸三下两下撕扯开，看了看，冲白脸点点头，便从衣袋里摸出一只尼龙绸布袋，把钱装进去。

李春平 ■ 读古长书 /183

古长书喜忧参半。喜的是他跟贺建军关系不错，贺建军赏识他的才干。这对自己的将来是有利的。忧的是贺建军当了县委书记，他跟赵琴的来往就更加艰难了。心理负担更重了。

央歌儿 ■ 鼠惑 /233

既然我能报道官场腐败，企业的违规操作，为什么我就不可以写写教育界的阴暗面？你知不知道老师现在已被列入了“社会十大黑”，有时我觉得你们挺可耻的，拿孩子作人质！

王跃文

朝夕之间

关隐达从地委大院里走过，忽听身后有人议论：“秘书是最容易学坏的。”

他顿时两耳发热，不敢回头。不知这话是谁说的？最近陶凡刚出任西州地委书记，关隐达走出去就显眼多了。他跟陶凡当秘书已有快三年了，原先认识他的人却并不多。

六年前，大学毕业临分配了，系主任王教授告诉关隐达，省委组织部来选人，看中他了。关隐达问是去干什么？王教授说上面要笔杆子。王教授并没有替自己卖人情的意思，只是告诉他进了官场，该如何如何。王教授说，最要紧的，是要去掉你身上的诗人气质。上面看中你，就因为你发表过作品。但人家是要你去写官样文章，不是要你去写诗。关隐达虽是懵懂，却也知道进官场只怕是他最好的去向。只是不太明白，诗与官场那么不相容。古时的官员们可都会吟诗作赋，风雅得很啊。

六年间，关隐达见识了不少。他眼看着地委秘书长张兆林三七开的小分头慢慢梳成了大背头，就成了地委副书记。副秘书长吴明贤的头发越来越稀疏，最后秃了顶，就熬成了地委秘书长。而原任地委书记伍子全，本是腰板挺直，红光满面，退下来没多久，就腰躬背驼，鸡皮鹤发了。关隐达自己呢？先几年不怎么走运，有人背地里叫他书呆子。自从跟了陶凡当秘书，什么都顺畅了。

秘书的确是最容易学坏的！关隐达那天听谁背后议论秘书，并不生气，只是没来由地脸红。似乎人家透过他的背膛，看出他身上的某些坏来。尽管他并不觉得自己哪里坏。他后来老琢磨那

句话，越想越有道理。当了秘书，身边围着转的人就多起来。有下面部门和县市的头头，有企业老板，三教九流，应有尽有。这些人贴着你，哄着你，给你些小便宜，心里不一定就把你当回事。你自己一不小心，就忘乎所以起来，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。还有个意思，他只能闷在心里想想，万万不可说出来。他想当秘书的假如跟的领导是个混蛋，见的就尽些蝇营狗苟的事，要保证不学坏就更难了。据说美国民间流行一句话：总统是靠不住的。关隐达套用这句话，暗自交代自己：领导是靠不住的。

不过这话最多只是关隐达私下里的幽默。别人并不这么看。有种奇怪的病毒，叫做个人崇拜，无时无刻不在空气中弥漫。官场的人们很容易感染上这种病毒，他们眼睛就开始发花，误认上司为神人。陶凡任地委书记后第三天，就在县处以上干部大会上作了个报告。题目听上去很大气，有毛泽东风格，叫《形势与展望》。他没叫秘书班子起草讲稿，自己随口讲来。整整讲了一个半小时，下面掌声不断。事后地委办又把陶凡的讲话录音整理了，发表在地委《内参》上。陶凡做报告的功夫了得，干部直说他是西州迄今最有水平的地委书记。

起初总有那么些人，见着关隐达，就说他人好，不像张兆林的秘书孟维周，一天到晚不知道自己是谁。关隐达记住有句俗话，不是是非人，不听是非话。他就总说小孟其实人也不错的。慢慢的就没有谁在他面前说孟维周的坏话了。关隐达从不同别人说人是人非的，那样既有失厚道，又免不了会惹麻烦。再说了，在他面前说孟维周如何如何的人，背过头去会不会又说他关隐达呢？当秘书的，千百双眼睛盯着，总会让人盯出些毛病来。孟维周才从大学毕业，就车前马后地跟着张兆林跑，难免有些少年得志的意思。有人看不惯，孟维周就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了。不过在关隐达面前，孟维周还是很有分寸，言必称关兄。毕竟关隐达是地委书记的秘书，而孟维周只是副书记的秘书。

西州的老百姓说，从去年冬上开始，就尽些怪事儿。都腊月底了，天还冷不下来。年轻姑娘高兴，可以穿裙子。老年人看着摇头，说如今年轻人什么都不懂；只顾着玩，眼看着灾年要来了，还蒙在鼓里。黎南县修公路，黎阳山先天挖开了，一夜间又合上了。老百姓急了，说是修公路惊动了龙脉。上面派地质队的来看了，说是自然现象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还是有人不信，硬说要天下大乱了。又老是打雷。冬雷是凶兆，明年不会好过的。

老百姓关心的事，官场却不会在意。官场对气候的变化越来越麻木，热有空调，冷有暖气。甚至对季节的变化也很漠然，农民春种秋收，自己忙去，用不着官员们瞎操心。他们便放心落意想大事，干大事。今天开春以来，西州官场最大的事，就是地委头头儿换了人。老百姓正关心着种种凶险的异兆，官场却在关心地委人事变动。各种神秘的小道消息如水之东逝，不舍昼夜。好多种人事方案在流言中渐渐形成了。喜欢议论官场人事的，满脑子只有官场，可他们的表情通常是毫不在乎。有点儿像人们谈论电视剧角色，谁演唐僧更合适，孙悟空可以尝试换换人。其实他们密切关注着官场人脉，巴望着新上来的官儿同自己沾着点儿什么，同学也好，老乡也好，战友也好。哪怕新任领导只同自己同姓，或是偶然间同自己打过照面，他们也会莫名其妙地兴奋。最后谜底揭开了，既出乎意料，又耐人寻味。陶凡原是党委副书记，地委三把手，竟然越过一级台阶，出任地委书记。张兆林一觉醒来，成了地委副书记，更让人吃惊。地委秘书长虽说是领导班子成员，但直接出任地委副书记，在西州还没有先例。地委秘书长要任实际职务，通常还得从行署副专员干起，至少要干到个常务副专员，才重新当上地委委员。所以那些按正常程序走的秘书长，总是觉得冤枉了。

西州人说起官场，又有了新的话题。陶凡和张兆林上头有什么人？官场上的人发达了，没谁相信你是能力强，或是业绩好，

准说你上头有人。陶凡同省委书记原来是省一化工厂的同事，大家都知道。但平时也看不出陶凡得到了什么特殊照顾。他两年前调来西州，在地委副书记位置上坐着，就不见动静了。从他到西州那天起，就有人说他本来就是派下来接班的，马上就要任专员或是书记了。两年时间不算长，但总有人盼着西州地委早些走马换将，自己也许会时来运转。这些人着急，两年时间就太漫长了。陶凡自己却是什么也不说。他只管自己分内的事。该他管的，别人水都泼不进；不该他管的，他决不插手。话不多，却是说一句，算一句。谁想找他套近乎，多说几句话，准会自讨没趣。有人就说陶凡是金口玉牙。此话誉毁各半：既是说他讲话算数，说一不二；又是说他架子太大，不好接近。后来陶凡当上地委书记，人们说法又变了：人嘛，有本事，就有脾气。

关隐达并不觉得陶凡架子大，他只是不爱多话。也可以说陶凡是做人干脆。陶凡很少同下级寒暄，见面只谈工作。谈完工作，你还想多热乎几句，他就漠然地望着你。你就不好意思了，只好陪笑着告辞。起初关隐达也不太适应陶凡的性格，慢慢也就习惯了。陶凡有什么吩咐，就叫声小关，要么一天到晚不会叫他半句。关隐达就得时刻跟着他，怕他找不着人。有些时候又不知应不应跟着，只得试探着问问，很为难的。

后来陶凡竟同关隐达多说些话了。缘由很偶然。有个星期天，陶凡在办公室看文件。关隐达没事，也得在办公室守着。闲着无聊，拿了些废报纸练毛笔字。关隐达没其他爱好，就喜欢写几笔。有回吴明贤到单身楼去找人，随意敲开关隐达房门，见关隐达正在狂书怀素体，就说：“小关，练书法呀！”关隐达忙说：“什么书法，练练字，练练字。”吴明贤歪着头看了半天，说：“龙飞凤舞啊。”关隐达知道吴明贤认不得狂草，却只是嘿嘿地笑。他害怕同吴明贤多说话，弄不好就出麻烦。果然后来吴明贤找他谈话，要他多琢磨琢磨正经事，别老想着当书法家。但关隐

达仍是手痒，有空就想练几笔。只是不敢再让领导看见他练字了。忽听着陶凡叫：“小关，走吧。”原来是中饭时间了。陶凡从不进关隐达办公室的，那天居然推门进来了。关隐达慌了，忙放下毛笔。陶凡却走了过来，细看了关隐达的字。关隐达脸红心跳，手足无措。却见陶凡的脸色渐渐开朗起来，最后就微笑了。“小关，你的字很不错啊！”陶凡点头不已。

西州官场人都知道，陶凡是书画两绝。但是他从来不肯给别人写字，也不肯题招牌。总有人不死心，求他给公司或是酒店题字。原先他是副书记，就总说，你找伍书记吧。伍子全的字实在不敢恭维，可他也照样题字。现在伍子全退下去了，他题写的招牌也该撤下来了。慢慢的，西州境内伍子全体就让舒同体取代了。因为陶凡仍不肯题字。

自那以后，下基层的路上，陶凡高兴了就会同关隐达说说书法。陶凡没有了地委书记的味道，关隐达自然更是谦虚。有时车开到半路，陶凡会让车停下来，叫关隐达坐到后面来，两人好说话。就不像领导和秘书了，倒像两位书法同道在切磋。陶凡随口就能说出各种书法流派的沿革、风格、代表人物以及掌故轶闻。关隐达不得不佩服。说到些书法名家的趣事，陶凡会爽朗大笑。听着陶凡的笑声，关隐达甚至有些感动。他想平时那么威严的陶书记，其实多么亲切！关隐达平时只顾练字，从未做过追根溯源的事。从此他就满世界找书法理论书看。关隐达恶补书法理论，不是想在陶凡面前去炫耀，的确是有了兴趣。他知道，自己想陶凡面前谈书法，再过十年都没资格。但也得尽量多知道些，免得出洋相。

司机刘平，就因为伺候过好几位地委书记了，人就有说不出的傲气。首长司机好像都是这个脾气。起初刘平对关隐达也是不太在乎的。不知从谁那里开始的规矩，地委书记上下班，必须是司机同秘书一块儿接送。其实地委领导的家离办公室不远，从山

上抄近路，走过那条鹅卵石小径，只需几分钟。每天早上七点五十，刘平就在关隐达楼下使劲儿按喇叭。关隐达下楼略微迟了些，刘平就沉着脸。关隐达也不计较，心想司机嘛，就这个修养。

有天清早，关隐达吃完早饭，坐在房里等候刘平的喇叭声。眼看着时间差不多了，却不见喇叭声响起来。突然听见敲门声，有人喊道：“关科长，好了吗？”

关隐达开了门，见是刘平，竟有些吃惊。“关科长好了？”刘平又问。他一向叫关隐达小关的。

关隐达说：“好了，走吧。”

上了车，刘平说：“关科长，陶书记对你好器重啊。”

关隐达知道这可是不好谦虚的，总不能说陶书记不器重自己吧。就说：“陶书记很关心人，对你也不错啊。”

刘平脑子简单些，直说：“我跟过这么多地委书记，就是怕陶书记。我跟着他两年多了，他没同我说过几句话。”

关隐达笑道：“领导是不是关心人，不在于说多少话。”

刘平忙说：“关科长说的是。”

关隐达说：“刘平，别叫我科长，就叫隐达吧。”

刘平却坚持要叫关科长，也就由他去了。

慢慢的，越来越多的人看出了陶凡对关隐达的器重。他们弄不明白，严厉得几乎有些冷酷的陶凡，惟独对关隐达很是随和。有时候，陶凡正同关隐达有说有笑的，下面的头头儿汇报工作来了，陶凡的脸色立即就冷了。人们便断定，关隐达前程无量。

围着关隐达转的人自然就多起来了。关隐达知道，他同陶凡亲近起来，就因了书法的缘故。就像掌握了某种官场秘笈，关隐达暗自有些得意。有回地委秘书长吴明贤请教关隐达：“老弟，陶书记对我们总没个好脸色，对你却那么好。我摸不着头脑啊。”

这是个危险话题。关隐达忙开玩笑道：“吴秘书长说笑话

了。陶书记只是把我当小孩，笑笑也行，骂几句也行。对你们领导就不一样了，那是谈正经事，自然要一本正经了。”

随便吴明贤怎么说，关隐达只是敷衍过去。他觉得吴明贤年纪也不小了，好歹也是地委领导，还是这么不老成？吴明贤说的这些话，都是应该咽落肚子里去的，他却全部说了出来。偏偏还找陶凡的秘书来说。关隐达心想自己幸好不是奸臣，不然吴明贤就死定了。吴明贤却是使劲儿套近乎，还送给他一本书，日本人写的，叫《操纵上司术》。关隐达只看了书名，就不太自在。心想这吴明贤说不定心术不正。回去翻了几页，就没了兴趣。书中讲的无非是公司里的人际艺术，翻译者哗众取宠，弄了个吓人的书名。吴明贤只怕是冲着书名，以为弄到本官场宝典。这本书只是在关隐达的枕头下压了几天，就被他丢掉了。

别说关隐达现在没有操纵欲，就是他有那心思，陶凡又岂是谁操纵了得？陶凡天生是操纵别人的。他的虎气是天生的。哪怕当初他只是副书记，他往地委会议室一坐，气度就不一样。自从他第一次开会坐了那张沙发，就再也没人敢去坐。有一回例外，他的那张沙发让管政法的副书记郭达坐了。他端着茶杯站了几秒钟，郭达马上让了位。郭达开了玩笑，想替自己解除难堪：“我坐了陶书记的宝座了。”陶凡只作没听见，埋头整理手头的文件夹。

官场人说话含蓄，比方说谁有个性，多半是说他脾气坏。西州上上下下都知道张兆林是个有个性的人。原先他只是个秘书长，很多部门和县市领导都畏惧他三分。下面干部有意见，说他架子比地委书记都要大。牢骚背地里发，当面还得服服帖帖。谁也弄不明白，张兆林又不会吃人，大家为什么怕他。地委其他领导对张兆林都很客气，并不仅仅把他当作大内总管。张兆林在书记们面前也没有太监相，俨然就是地委领导。秘书长做得如此威风，在西州历史上从没见过。有个机密后来让个别人知道了，原

来张兆林同伍子全是相交多年的把兄弟。这个机密让小道消息一传，似乎并不让张兆林的形象打折扣，他的分量反而更重了。张兆林看上去却是很平和的，他只要不真的生气，总是微笑着。有人背后就叫他笑面虎。俗话说，就怕笑面虎，吃人不吐骨。但万物都是相生相克的，张兆林在陶凡面前很是恭敬。陶凡对张兆林却没什么特别礼遇，照样黑着脸。张兆林头一次见着陶凡的批示，笑着说：“陶书记的字真漂亮。”陶凡没接腔，只道：“你去办吧。”

陶凡刚来西州，在招待所里住了几个月。没房子住，正好碰着上面禁止建设楼堂馆所。张兆林很为难，请示陶凡。陶凡说：“我住招待所很好，天天有人换被子，吃饭也是现成的。”

张兆林捉摸透陶凡的意思，又说：“再不建新房，干部们真要住办公室了。建吗？地委不能带这个头。”

陶凡说：“就没有办法想？”

张兆林说：“我向伍书记汇报过这事。伍书记意思，让我请示一下您。”

陶凡说：“请示我干什么？我没房子住，就嚷着要建楼？”

张兆林忙说：“伍书记意思，是听听各位书记意见，想个办法。机关多年没建宿舍了，住房紧得不得了。但是地委机关一动土，各部门都要跟着上。大家都建，影响就不好，说不定就会成为全省的典型。”

陶凡说：“不建楼，建平房吧。”

张兆林笑笑，说了句调侃话：“城里人说乡里人，没有饭吃，就吃面吧。”

陶凡却没有笑，只道：“我不是同你开玩笑。招待所后面的山，空在那里干什么？山上的柑橘树又值得了几个钱？在上面建些平房，地委领导去住。”

张兆林答道：“只怕是个办法。山上的柑橘品种也老化了，

要改良。”

“不要改良了。全部砍掉，另外栽吧。”陶凡说。

张兆林问：“仍栽柑橘？”

陶凡说：“不要指望院子里的果树能有多少收成。就栽桃树吧。”

“桃树？”张兆林有些吃惊。

陶凡说：“最好是观赏桃树，不要指望它结桃子。”

张兆林还在犯疑惑，陶凡又说话了：“地委领导没房子住，在山上搭个平房，总不算过分吧。”

只两三个月工夫，二十来栋平房就建起来了。满山的柑橘树全部砍掉了，改栽了桃树。山头疏朗多了，添了些画卷气象。那些平房因山势而错落，散布开来，虽格局相同，却并不显得单调。

陶凡出任地委书记这年，西州没出什么大事。这年头，总像要出事的样子，却终究还算太平。为着那些异兆，西州的百姓白操心了。

二

地委大院里级别高的老干部太多了。西州当年是个土匪窝，剿匪战役打得相当惨烈。后来，那些剿匪功臣大多留下来了。又因为西州太穷了，难得出业绩，干部上去的就少。外地干部又很少愿意进来。很多南下干部享受着地厅级、副省级待遇，却只能终老西州了。不论谁当地委书记，他们首先得稳住老干部，这似乎成了西州传统。西州地区的老干部工作年年被评为省里先进，外地老干部局看着羡慕，却不知这中间有多少无可奈何。老干部

们自己无职无权，可他们的老领导、老战友如今都是上面的大人物。他们没别的能耐，至少可以让你难受。这些老人年纪多在七十岁左右，正是发脾气的时候。

每天清晨，关隐达起来跑步，都会碰上位留着长辫子的老人舞剑。什么年头了，还有留长辫子的？关隐达难免有些好奇，偷偷儿注意过老人。老人的辫子灰白色的，梳得不怎么规整，像是胡乱搓成的草绳。他舞起剑来却是气定神闲，宛若仙人。晨练的老人很多，他们见面会点头致意，或是边运动边聊天。只有这位长辫老人，总是半闭着眼，不搭理任何人。也没人去打扰他。长辫老人四周方圆三十来米，无人近前。

关隐达后来才知道，长辫老人竟是西州第一任地委书记陈永栋。这是位传奇而古怪的老人。西州剿匪时，他是个连长。民间流传很多陈永栋的故事，什么生擒匪首活阎王啦，什么智取匪巢金鸡界啦。很多别人的事迹，或是电影里面的故事，也被老百姓敷衍到了他身上。剿匪那会儿，陈永栋的名字在西州吓死人。小孩哭着，只要喊声陈永栋来了，马上就钻进妈妈怀里大气都不敢出了。西州情况太复杂了，只有陈永栋才镇得住。他就被留了下来。虽然只是个连长，却当上了地委书记。当时他老婆孩子仍在山东老家的农村里。他一个人住单身宿舍，敲着钵子吃食堂，过了好多年。后来省委领导反复做工作，他才同意把老婆孩子迁来西州。却坚决不让家人在城里落户，硬是叫他们在西州郊区当了农民。家里人都生气，不太理他。前几年老婆死了，儿孙们就再也没来看望过他。家人几十年都闷着股气，既进不了城，又不想正经当农民，所以总是受穷。就越发怨他，没把他当亲人。他却是越老越古怪，家人都把他当神经病。人们想不起陈永栋什么时候开始留辫子的，隐约记得有年，很长时间不见他了，几乎把他忘记了，他突然在机关里露了面，就留着长辫子了。

老人住的是六十年代的地委领导房子，三室一厅，七十多平

米。这栋楼现在住的都是科级干部。地委领导早搬进了四室两厅的新房子，老人就是不肯搬。他住的是一楼，窗帘长年垂着，门也总是闭着。就是夜里，也不见里面有灯光。没听谁说进过那屋子。

老人总是独自在院子里走过，或扛着剑，或提着菜篮子。从没见过他买过鸡鸭鱼肉，菜篮子里永远只见蔬菜。每月十二号上午，他会准时赶到机关财务室领工资。财务室的人再怎么忙，见老人去了，便会放下手头的事，赶紧把老人的工资发了。老人接过钱，细细数过一遍，然后抽出几张最新的票子揣在手里，再把其余的钱拿手绢小心包好，塞进贴身口袋里。不管财务室有多热闹，老人都是旁若无人地数钱包钱，才半闭着眼睛出门去。老人一出门，财务室里的人就吐舌头，封着嘴巴笑。

老人手里揣着几块钱，径直去地委办，找支部书记交了党费。支部书记总会说：“陈老，您每个月都是第一个交党费！您的党性真强！”只有这时候，陈永栋的脸上才会露出淡淡的笑容。却不说什么，又半闭上眼睛，转身走了。

地委领导见着陈永栋进办公楼了，都会装着不知道，守在办公室里绝不出门。他们甚至不会高声说话，只埋头看文件。他们会不经意瞟瞟窗外，望着陈永栋拖着长辫子走出办公楼，消失在下坡的阶梯上。他们谁也不愿正面碰着陈永栋。

陶凡早就知道陈永栋这个人了。说来也怪，都几年了，陶凡从来没有碰见过他。陶凡的脑子里，陈永栋只像一个传说，神秘得不可思议。老干部局的局长刘家厚汇报工作时，陶凡专门问起了陈永栋。刘家厚说：“陈永栋同志轻易不说话，说起话来天摇地动。”陶凡不明白，问：“何以天摇地动？”刘家厚说：“陈老在老干部中间很有威信，大家都信他的。好几位地委书记，就因为惹得陈永栋恼火了，在西州就呆不下去了。”陶凡猜得着是怎么回事，却只得说些场面上的话：“老干部是党的财富，我们要